



著作：[佛教演讲集下](#)

以六尘作佛事

讲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佛理讲座

本邦金炎路佛教居士林上星期日佛理讲座，系敦请马来西亚檳城佛学院院长竺摩法师主讲，并邀请刚由菲律宾再度来星之高文显博士担任翻译福建话。是日听众特别拥挤，包括本外埠佛教徒及文化界人士，共约达千余人，座无虚席，为况极盛。首由该林弘法部主任起立简介？略谓：竺摩法师现任檳城佛学院院长，三慧讲堂住持；亦前届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之主席。法师融通三藏，名重海外，且旁及诗、书、画，凡有写作，出神入化，亦早为士林所推崇，毋庸鄙人多所介绍。今日幸能如期莅临主讲，以慰诸位听众之喁望，实乃得力於去年杪法师驾临星岛之时，蒙本林领导师广洽法师代为劝请始获俞允而预先约定者，今日法师开示之讲题，为「以六尘作佛事」；以极平凡事物之中，开显佛法圆通之妙谛，其中禅机微旨，含摄万端，变化莫测。所以特请高文显博士为诸位翻译福建话。高博士学贯中西，平素又常博览禅宗公案，必能对机传神，引人入胜。且高文显博士於少年时代在厦门大学负笈之时，即已与法师

180

为方外之交，此次来星，不久复将远渡英伦，继续其学术上作登峰造极之研究。今日会逢其适，为法师翻译，故人重逢，恰若水乳之交融，今日之讲座，可谓集合各种殊胜因缘而成就者云。毕词，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，法师升座开讲。以下是法师讲词：

今天讲的佛理，是「以六尘作佛事」。

六尘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所对的境界，由之而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的六识了别和取境的作用。在意识未闻法修行之时，所有的六尘境界，都是虚妄分别的妄境；但是到意识有了观心的修养，控制妄念，则亦可利用六尘大作佛事，临济禅师曾说：有一位「无位真神」，时时在我们六根门头，放光动地，只是我们迷而不知罢了。所以在凡夫看来，六尘六根，都是妄法；而在圣者的修养中，一切根尘境界，无非妙法，无非佛事。

佛法从宗教角度看是宗教，从学术角度看亦是一种学问，不过不同普通一般的学问，只拿来研究研究而已，它是实践道德的学问，也是修养心性的学问。若无修养，心不能明，性无由见，迷真逐妄，随境而转，起惑造业，轮回受苦；反之、由於修养体会，於佛法得个入处，则心无所住，

181

不随境转，定慧现前，断惑证真，得大解脱。故坛经说：「心随境转，谓之凡夫；若能转物，便同如来」。

金刚经说：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。又说：「不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」。心有所住，故随境转；若无所住，即不入六尘的圈套中。有修养的人，不但不随六尘境转，且能利用六尘弘扬佛法，大作佛事。兹借禅宗几则公案，说明六尘可作佛事的道理。来」。

一、以色尘作佛事

色尘是指色法的境界，是有形相可见的东西，或者可以表示得出来。如华严经说的：擎拳合掌，皆是妙谛，扬眉瞬目，无非说法。都以色尘为佛事。在中国唐代禅宗盛行，由参禅而悟道者不知凡几。时有高尼，用功得力，向一老禅师参访问法，禅师命其夜半来见。尼遵嘱见之，老僧作女装打扮，搽脂抹粉，生於禅床，尼目睹後忽大悟。问她悟个什？偈云：「大道无男女，只因一念差；若能心不起，偏地种莲花」。这便是以色尘作佛事。又灵云禅师为穷究心性，卅年行脚，踏破芒鞋，了无是处；归来看见桃花盛开，忽然明心见性。有偈云：「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番落叶又

182

抽枝；自从一见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」。剑射智慧，枝喻烦恼，桃花寓意「色即是空」，即色见性，了悟本来。是亦「踏破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」。

二、以声尘作佛事

楞严经说：「此方正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」，即以声尘为佛事。我们现在修行，皆从语言音声而入道。唐代马祖道一，一代宗师，大兴丛林，开堂接众，在其门下参禅悟道的不下八十多人。有「一个马驹儿，踏杀天下人」的盛誉。时百丈禅师在其门下为侍者，跟他参学多年，时机未契，别无所悟。一日马祖说法毕回方丈室，百丈将锡杖和拂子挂好，站著。马祖看是机缘已到，叫他拿拂子来，问道：「你将来怎样担当大法？」百丈不说话，只用拂子左右一拂，挂回原处。意谓我学您老一样，拂子挥挥，将来亦可以说法度生。但当他挂了拂，走回前，祖便大喝一声，使他耳聋三日，竟因此悟道见性。後来他使用一喝度人，妙用无穷，这便是以声尘做佛事。

183

三、以香尘作佛事

维摩经说，上方有众香世界，众生闻香入律，自然止恶生善。中国禅宗盛行於唐代，至宋朝尚继余绪，不少见道高人。时有慧业文人黄山谷，亲近黄龙禅师，参究多年，未能悟道，而同学僧伽每多见性，就误会黄龙或重僧而轻俗，秘法不传，心多不平，每出怨言。黄龙亦颇知其意，惜未到时，无从下手。一日院中木樨盛开，适山谷至，见是机缘，即问他「闻到木樨香否」，山谷闻香惊觉，立即见性，乃说偈云：「说是还家未到家，水边林下旧生涯（自知前世曾为僧），昨夜月明云散後（经师指点破迷见真），西风一树木樨香」。他既见性，黄龙就问他：「现在你还疑我重僧轻俗，尚有秘法不传於居士否？」山谷哑然失笑。黄龙时在指迷传法，惜山谷迷中未知，反怪黄龙重僧伽而轻居士，不传秘法，亦如他闻木樨而不觉香，一经点醒，当下因闻香而见性。正是「今知当体是，反恨自蹉跎」了。以香尘作佛事，大旨如是。

四、以味尘作佛事

维摩经说有香积佛国，以香饭作佛事，凡吃香饭，皆可悟道。唐云门

184

文偃禅师，见有人来问法，不论他问什法，如「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」等，他的答案都是「请吃饼去！」闻者便悟。饼属於味，此即以味尘得益。尚有赵州从谗禅师，行脚到八十三岁，不知跑烂几多草鞋，才於躬下得个消息。从此凡有学者问法，他的答案也只剩有一句：「请吃茶去」！一

日有僧来寺挂单，赵州问他有来过这里吗？答已来过。赵州即说：请 饮茶去！僧即悟。嗣复来一僧，赵州又问：你来过这里否？答未来过。州 亦请饮茶去！僧亦悟。他的侍者在旁听来很出奇，就问他为何来过的请饮 茶去，未来过的亦请饮茶去？州向侍者道：你亦请饮茶去！侍者听了亦悟 。茶属味尘，此即借味尘说法，使人悟道，别具作略。

五、以触尘作佛事

唐有德山禅师，作风很是持别，每见人来问法，便给他当头一棒，使「无明脑袋」，为之开花；临济禅师接众的风格，又有不同，他答覆问法者的问题，只是凭空一喝，顿使问者透脱桶底。但临济之喝，来自黄檗禅师。黄檗宗风甚高，有「大唐国里无禅师，不是无禅是无师」，何等口气。当时他为一大丛林的方丈，住众千人，只有他与首座药山。都是见性人

185

物。时临济在他门下参学三年，工夫不契，寂寂无名。药山知是法器，多 方提携，殷愿他向方丈问法，必得其传。几经药山的忠劝，他就出去向黄 檗问法，问的是「如何是佛法大意」？连问三次，三次都被打赶出去。每 次被打，心灰万分，不想再学，而药山总是在旁打气，鼓励他不必灰心， 要虚心接受大善知识的恶辣榘槌，得益必多。但当他第三次问法被打时， 感到住此三年，三问三打，亦无所获，不是机缘，拟往他处。药山亦同意 他去，但促他须至方丈告假请示，方丈告以「你的机缘不在我处，在大愚 禅师处」。他就去参大愚。大愚问他来自何方？曾参访何师？他就将参黄 檗三问三打的情形说出。大愚听了呵呵大笑，并说：「黄檗大慈心切，可 敬可佩」！临济奇其言，触发灵机，忽然大悟。大愚知他悟道，嘱他速回 礼谢方丈。黄檗见临济又回来，就问他为何跑来跑去，何苦多费时间？临 济一巴掌就向黄檗打过去。（意谓我未悟时给您打得多啦，现在悟了亦可 打回你）。黄檗大加呵责，他就大喝一声。在这喝中知他已悟，亦便呵呵 大笑，如见故人。盖已见性，悟境一如，祖祖道同，佛佛理等，打来打去 ，亦不过一种方便作略吧了。禅宗所谓「德山棒，临济喝」，棒痛及身， 喝得耳聋，都是借触尘作佛事的手法。

186

六、以法尘作佛事

法尘为法处所摄色，意识所缘，范围甚广，通於三世。法尘虽为意识所攀缘之妄境，而有修养者亦可利用以作佛事。如六祖坛经记载惠明追夺六祖的衣钵，惠能知将追至，遂掷衣石上，说：「法衣表信，可以力争耶」？乃隐身草丛，以窥其变。惠明追至，不见其人，欲取其衣，而全力提摄不动。遂高呼道「行者！行者！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，望仁者为我说法」！惠能出来说：「既为法来，汝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」。惠明沉思良久，惠能乃说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 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」？明於言下有省，得个入处。这因意识攀缘法尘，终日分别妄想，不是思善，便是思恶；今既不教思善，亦不令思恶，分别不生，真智现前，便见性地真光了。

如上所说，我们了解佛法的真理，从深处体会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；但从浅处看，六尘粗浊，亦可以表现真性，做大佛事，信知一切世法，无非佛法了。法华经说：「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」。太虚大师说：「佛法如如万法融，真真俗俗本圆通；若能悟得无他事，只在寻常日用中」。佛法不离世法，离了世法别无佛法，六尘皆可作佛事，就是表达了这个道理。